

收稿日期:2021-01-21

良知论启示下高校教师核心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李春强

(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王阳明良知论中一系列极富现实感与指向性的理论命题,应被置于如何能够有效提升当代高校教师核心素养的角度下重新加以审视。首先,须从良知“真己”的本体体认和“日用之间”的良知发用着手,树立高校教师德福相济的生活路向,提升其道德性素养;其次,反思王阳明关于求知与进德二元关系的深层义涵,拓展其专业教育的思维视域,提升其专业性素养;最后,将良知论中的天地万物一体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照互摄,有效改善高校教师核心价值观践行自觉度,提升其理念性素养。这一多层次吸纳良知心学思想的路径建构,意在为新时代高校教师三大核心素养的提升提供可资参考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核心素养;良知论;王阳明

中图分类号:G6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2-0111-0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新时代良知心学融入高校教师核心素养问题研究”(C-c/2020/01/10)。

作者简介:李春强(1982—),男,山东潍坊人,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阳明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2.028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1]45-46}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新时代背景下,今日之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知识摄取需求,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百姓上大学的愿望已基本得到满足,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上好大学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2]10}。其中“优质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平衡”的一大表现在于部分高校教师的职业核心素养有待提升。目前学界关于高校教师核心素养基本构架的研究是多视角的,尚未提出权威的统一性架构。有学者认为其应包括基础性素养、专业性素养和发展性素养^{[3]35}三大方面,也有学者认为由教育理念、教育情怀、教育能力、教师人格素养四方面构成^{[4]92},或者说涵盖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管理能力和教育研究能力、教育创新能力^{[5]113}四方面。探讨得更为切实的观点则具体建构出以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基础,以信念素养、心理素养为支撑,包含信息素养、发展素养、创新素养的基本架构^{[6]28}。综合考量近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点要求”的有关论述,可知高校教师核心素养应包括道德性素养(“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优良的品德”)、专业性素养(“有扎实学识”“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和理念性素养(“有理想信念”“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执着的信念”)三大内容。而王阳明的良知论天然携有“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知行合一”的力行践履精神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同心一德精神,透显着人的道德主体性,并关联着一系列极富现实感与指向性的理论命题,尤其是在日常生活路向、专业教育思维和价值观践行等方面明显契合新时代高校教师三大核心素养提升的发展趋势,利于解决其核心素养方面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一、树立高校教师德福相济的生活路向

当今高校教师群体中道德信念与幸福感受彼此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给高校教师群体带来不少职业发展的困扰。有观点认为,通过“八礼四仪”等职业行为规范教育可提高高校教师群体的道德修养水平,进而提高其幸福感受度。不能说这一观点没有道理,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道德信念与幸福感受彼此脱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试想,既然道德信念不可或缺,个体的幸福感亦不能舍弃,那么,能否将树立高校教师德福相济的生活路向作为解决问题的切入口?答案是肯定的。须知这一生活路向明显不同于常见的职业行为规范教育,它注重引导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地内化认同,实现个体道德人格的自主生成,直至引导个体“做出通往人生整体幸福的智慧选择”^[7]。王阳明的良知论坚持“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含有引导高校教师获得自我幸福感的学术理据,具体包括良知“真己”的本体体认(“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日用之间”的良知发用(“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两大层面。

(一)良知体认是幸福感来源的德性根本

幸福感问题与良知“真己”的本体体认紧密相关,注定蕴涵道德意味。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8]225},良知自觉,昭昭明明,普照万物,是造化精灵,更是迸发人类意识之至善本体。良知“真己”根植于人性深处,是构成人之本质的性或理,因“纯乎天理之心”^{[8]5},人的一切行为动作都须由这个“真己”来主宰。“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8]89}。良知是主体自觉到“我”的存在与价值的意识,是确认和肯定“我”的自主性、自为性和自律性的意识。它形成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自我理解,总是表现为意识活动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理想性的存在。没有或丧失良知“真己”体认,也就失去了生命感受,幸福感更将无从谈起。

幸福感无疑是良知体认的现实指向。良知引导、充盈人性的道德主义理想人格,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感受。“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9]236}“仁人孝子,则天无弗比,无弗祐,匪自外得也。亲安而诚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则气和,和气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于无尽,固理也哉!”^{[9]738}在王阳明看来,只有“致良知”才是判断道德是非的唯一标准,也只有由内而外扩充良知增进修养,营建一种“心安”“气和”的主体境界才能得其福祉,才能真正获得幸福感。换言之,修德造福,德福一致,才是教师自我职业修养的第一要义。由此,我们应崇尚主体回归,塑造一种练心、修心、走心的“心气”畅达之境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良知体认水平才能获得幸福感,也才能内在提升高校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的动机水平。因为“转向关注幸福,是对教师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最大激励和调动”,“幸福是激励教师自觉进行专业提升的内在动力”^{[10]11}。只有对自身良知“真己”的体认不断实现理性超越,走向心气畅达、本体澄明的德性之境,才能成为一位充满幸福感的希贤希圣之师。

(二)良知发用作用于“日用之间”,是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根本路向

实现幸福,离不开良知的发用流行。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存在,更是发用流行、即刻当下的现实存在。“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8]157}良知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的一举一动、饮食饥渴,无不有良知的存在。它总体蕴涵着一种无限的现实指向性。正是在此意义上,王阳明尤为重视后天“致”的功夫。“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8]107}致知格物就是把心中固有良知不断“扩充”的过程,“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8]204}。每一个个体都有成圣的可能,而要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则必须达到对良知的自觉发用。

良知发用,即“致良知”,才是获得幸福感的根本路向。王阳明竭力主张返回人之本心,在事事物物上或日常生活中,推广扩充自我良知,以成就理想化的儒家道德人格。这是因为虽然日常生活千头万绪,但却无不有良知发用流行。因此,不能以为良知只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形而上的抽象观念,而将其当做光景玩弄。良知不仅是形而上的,更是形而下的。王阳明指出,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就是天理的存在,而这个活泼泼的天理便是良知“流行不息”^{[8]266}的表现而已。认知神经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已为‘致良知’思想内涵对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并证实了致良知的思想内涵与幸福感具有正向关联”^{[11]98}。诚然,在当今文化日趋多元的社会中,或许不必再提“人人心中有仲尼”,但是不断追求并努力实现以道德性命为根基的理想人格,即便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仍然有着即刻当下的现实意义。高校教师要主动拥抱这样一种可呈现道德的生活方式,并努力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综合以上两大方面,“良知”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范畴,王阳明的初衷就是“要从情感、知性上直接落实道德本心”,“其(良知)存在本身就有活动性”^{[12]383}。良知既是抽象超越、先天赋予的观念实在,又是发用流行、即刻当下的现实存在。以良知体认为根本依据,以良知发用为现实指向,才能实现“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二者之间的相融共生。所以,在高校教师日常生活方式的追求上,有必要突出强调良知体认是幸福生活得以成立的德性根本,而良知发用才是走向现实幸福生活的根本路向。本来教育事业就“是一桩生命养成的大事”^{[13]5},所以,体认良知本心,“心气”畅达,扩充良知本心,于“日用之间”发用,根本树立德福相济的生活路向,方能实现高校教师道德信念与幸福感受的良性互动。

二、拓宽高校教师专业教育的思维视域

高校教师的知识学养与其内在的道德修养看似关系疏离,实则不然。这是因为隐藏于这一关系背后的求知与进德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基本矛盾关系,而二者关系在专业教育过程中能否有机融合,关键取决于对求知与进德二元关系深层义涵的认识与把握。于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或可提供启发。“知行合一”说基于“心即理”的理论基础而提出,强调知识教学与道德教育的完整融合,将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认识与实践以及内容与形式等都统一在致良知的教育过程之中^{[14]82}。在“知行合一”说的统摄之下,良知学话语体系孕育出诸如知行如何合一、良知与知觉如何互动、求知与成德的本末先后、良知如何做到客观化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被视为“知行合一”学说应属之义涵。今日观之,王阳明关于求知与进德本末先后的有关论述,或可启发解决当今高校教师知识讲授与德性修为之间关系割裂的问题。

(一)由单向传递变为协同省察

一般而言,知识作为“真理”存在的所以然之故或人伦行为所当然之则,它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换言之,知识的准确与否不依赖于人的德性而存在。工具主义教学观主张知识是描述世界真实面貌的概念系统,那么,理论知识、科学技术和合理技能的讲授往往依靠单向传递、个体记忆。但王阳明认为:“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任何事理都与人的存在相关,都不能脱离人心的存在而存在,因为既然涉及“事”,就离不开人,“事”总是与人的行为参与有关。“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8]111}心与物是彼此相即的关系,物的“颜色”存在与否,必须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呈现和确立。也就是说,不能单从可以感观的物理世界出发,而要从主体存在的人与客体存在的事物构成的双向互动关系出发来付诸实践。

事实上,能够囊括地解释世界众多知识现象的才是有价值的“真理”。仅凭单向传递、个体记忆、硬性储存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知识是在同他者的协同性地展开课题探究、观察他者所提出的有效方法(知识),在尝试错误中借助探究而习得的”^{[15]48}。在教育教学过程的实施展开阶段,凡在有关事物之“理”的专业教育中,高校教师既要做好作为“真理”的知识讲授,更要重沟通、重协同,搭设情境化学习的体验氛围。只有教学主体的德性介入,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新时代的高校教师作为“学的专家”,既要注重激发学习个体的求知欲望,撞击个体的理论思维,催化个体的生命体验,又要注重教学现场的协同、对话、分享,深度参与问题情境,依凭自身德性做出省察与反思,创设一种新的教学形态。因为教师每日每时面对的,都是崭新的动态发展中的教育时空。在这里,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宣讲知识、技术和技能,而是不断深化对问题情境的道德省察,强化教育场面被情境化聚焦而发展起来的现场把控能力。如此反复,始能获得新的洞察和见识,设计并且实施有助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活动。“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良知论的核心要义,其本来的具体指向并不是作为理论的、知识的传授,而是在师生论学的具体活动中使个体生命获得德性的教养。这即是从每一个人都随时会生发出的“不忍人之心”,其涵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16]254},以此活泼泼的心觉,于人心处指点人的德性,由此而启发其道德本心的自然显现,并将其贯穿于协同省察的教学过程之中。非如此,不能透彻物理与事理;非如此,不能明显提升知识讲授的思辨性与德性修为的统摄力,真正做到立德立言并行不悖。

(二)寓求知格物于进德成人之中

就人生的成长过程来看,尊德性不能永远第一,道问学也永远不能第二,两者应当是彼此交叉、互相联动的。按照王阳明的看法,问题之关键在于思考问题的根本追求须由知识第一转化为德性第一,“‘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8]263}尊德性才是根本之功夫。“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8]258}求知格物不能脱离德性的统领,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进德成人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

基于以上王阳明对于进德与求知的关系设定,高校教师应当将其作为专业知识讲授的求知格物定位于进德成人的教育过程之中。王阳明提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8]121}即在学校教育以“成德为事”的大前提下,“益精其能”,抓好“读书”“歌诗”“书写”等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王阳明之所以如此充满自信,便是因为其以“心体之同然”^{[8]121}“良知之同然”^{[8]236}的方式唤醒

个体的真实存在,并使其真正回归于主体精神的自我探索,不断内向澄澈、走向道德本体。在王阳明看来,格物致知的意义不在于传播其学问,而是以提升人的德性教养为内容,内可以进德修业,外可以敦化人伦。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种社会性历史性的认识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道德意识、道德觉悟。具有这种意识,达到这种觉悟,谓之有良知、有良心。启发这种觉悟,培养这种意识,正是文化教育的任务。”^{[17]236}由此来看,“致良知”的意义在于高度关注启发、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觉悟,并在这一启发、培养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知是知非的良知。不论是内修己而进德还是外亲民而成物,其根本指向都在于进德成人的德性教养。这也是“知行合一”作为成德之教法的真实根本含义。

良知心学作为宋明社会近世化的思想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性、自觉性内容,意在不断唤醒主体的良知意识。尽管王阳明心学片面强调内在道德实践而忽视对外部世界的物理探索,无疑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以今日眼光视之,照耀人生前路的并非只有实验数据和学术论文,更闪亮的应是德性良知的彰显。面对今日大学教师群体中越发膨胀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倾向,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提出,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而言,“科学的重要性是没问题的,科技重要性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变成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话那就有问题了”^{[18]97}。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为主要特征的个性化教育时代正在到来,未来课堂知识的积累、讲解将更加倚重互动体验为主导的新型知识生成模式。在此情势下,教师职业必将迎来新的变革,但不变的是永思进取的德性修为诉求。并且,随着学生的未来知识视野日益开阔而其情感世界却可能变得越来越封闭、脆弱,教师的首要角色将从知识理性的宣讲者转向道德理性的启蒙者。这一切都需要高校教师德性修为的提升、强化与高势。

三、提升高校教师核心价值观践行自觉度

在历史、当代、未来相互衔接的历史洪流中,新时代高校教师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当然是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面对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关系的暂时性错位,又该如何自处?良知心学具有强烈的万物一体观念与同心一德精神,王阳明有言:“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8]121}这就自然意味着它具有强大的隐性思政教育功能,完全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处理好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理论启发。

(1)个体层面:践初心、明伦常、成德业,积极践行“四有好老师”的职业标准。这也完全符合良知心学的教化目标。在圣学晦暗不倡、邪说横行无忌的衰世,人们“万径千蹊,莫知所适”,“功利之毒,沦浹于人之心髓”,“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8]121}。根据王阳明的观点,只有践初心、明伦常、成德业,找回初心、寻得使命,滋养初心、激励使命,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才能根治私欲流行、沦为禽兽而不自知的社会痼疾。因为他深信良知之在人心,犹如太阳之在皓空,只有突破有限形体的束缚,才能达到一种内外、物我、人己合一的自我超越之境界。依照其思维理路延展开来,在合乎时宜的制度设计牵引下,新时代的教育者们即可拥抱“四有好老师”的职业标准。经此一途,也才能在找寻“四有”好老师的道德初心、引领“四有”好老师的职责使命时,将个人的主体笃定自觉融入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历史使命之中,从而才能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2)社会层面:明道淑世、化民成俗,激发高校教师博施济众的价值追求。这也正是孔子以来

历代儒家推行教化事业的根本追求。可以说,在王阳明的观念体系中,天地万物一体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而是良知心体付诸社会实践的必然要求,其依据就在于良知昭昭之本体。从人的情感、心灵上来说,人之初心本是自然目的的最集中体现,是自然目的所直接赋予人的良知显现。它既为践履良知之“我”带来自我超越之境界,自然也会为践履良知之“我”带来自我实现的使命担当之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8]122-123}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思想精神颇类似于孔子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是良知心体激发“我”之“愤然而起”博施济众的使命担当精神。须指出,当王阳明将自己的时代状况与孔子的时代相比附之际,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观念上的冲击,而万物一体观念完全可以从孔子时代找到精神根源。不过对王阳明来说,“斯人之徒”已有了特定的内涵,是那些用良知理论武装起来的、勇于担当社会之重任的“豪杰之士”。所以他坚信,追求“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的万物一体观念正是建构大同社会的力量源泉,也是儒学得以重建教化秩序的精神资源。已有学者指出,王阳明“良知说”为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即“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和“成圣贤”以“止于至善”,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19]113}。同理,对于当今高校教师队伍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养成,亦应多一些对良知心学的理论借鉴。因为良知心学强调将“我”之教化事业寄于博施济众之中,实现了他人之忧乐与“我”之忧乐的内在统一。

(3)国家层面:引古筹今、因革有由,强化高校教师的主体性文化自信。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要把“我”置身于内外、人己之间,更是置身于天地万物之间。此时,“我”不再是有限的形体存在,“我”之道德行为既不仅仅是我之事,也不仅仅是人之事。当道德不仅仅是人而且是宇宙天地万物本身的事情时,儒家的道德哲学就已经具有很强烈的宗教精神了。德性主体之此心此情,可以‘考诸三王’,更可以‘建诸天地’,‘质诸鬼神’”^{[12]384-385}。李泽厚先生认为这一天地万物一体的宗教精神“并不是那种得神恩天宠的狂喜,也不是在宗教戒律中的苦苦追求,而仍然是某种‘理’(宇宙规律)、“欲”(一己身心)交融的情感快乐”,“是一种持续的情感、心境、mood,平宁淡远,无适无莫,这也就是某种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了”^{[20]156}。由此说来,以万物一体为内核的宗教精神,既能引领我们打破古今时空限制,又能贯穿理欲身心之隔,不由得让人心生虔诚,乃至乐于归属其中。若将其迁移到文化自信问题上来,启迪我们高校教师在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一切可以汲取的文化遗产的时候,要具备引古筹今、因革有由的文化自信,勇于沟古通今、熔古铸今、食古化今,消弭古今龃龉。陈先达先生认为:“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和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礼敬、继承、创造性推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21]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既是基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苦难和奋斗中民族自强和文化自觉的展示,又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迫切需要。只有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树立引古筹今、因革有由之文化自信观念,加强主体性文化自信建设,才可开解当前文化自信主体意识的缺失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该超越解释学范畴,真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转化并渗透到我国制度文明建设中。”^[21]学术思想无疑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核心,而作为宋明理学思想核心的良知论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溯本正源意识与使命担当精神,势必深远影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借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高校教师积极践行“四有好老师”的职业标准,大胆激发博施济众的价值追求,大力提升主体性文化自信,必将利于良知心学从学术理论层面向核心价值观层面的走进、融入与转化。同理,在先进价值观

引导下的执著践行、身心融入,必然有助于推动高校教师核心素养的现代转型。

四、余论

具体地说,基于“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良知“真己”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是人的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将促使广大高校教师不断地从良知“真己”体认和良知发用着手,树立高校教师德福相济的生活路向,提升其道德性素养;基于“知行合一”的力行践履精神,知行合一作为知识统一性的解释方式,是人的思维在对终极存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所构成的终极指向,必会促使高校教师不断地从富有话题性的求知与进德关系问题入手,拓宽高校教师专业教育的思维视域,提升其专业性素养;基于“天地万物一体”的同心一德精神,万物一体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是人的思维反观人自身的存在所构成的终极指向,势必促使高校教师不断地寻求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标准和尺度,有效改善高校教师核心价值观践行自觉度,提升其理念性素养。显而易见,良知心学思想对高校教师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决不是一个是否“应当”去追究的对象,而只能是一个“如何”去有效吸纳的对象。至少在当下的构想中,这一多层次吸纳良知心学的路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启发我们解决高校教师群体在日常生活方式、专业教育思维和价值观塑造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回望王阳明良知心学的衍变路径,正是王阳明抱定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旨,凭借对万物一体之境界不懈体认、领悟,继而不断开廓、转进、超越,终究导向圣人境界的本质跃迁。固然,王阳明良知心学与当代高校教师核心素养分属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学术话语系统,但将良知心学纳入高校教师核心素养提升的研究范畴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如何有效提升高校教师的核心素养无疑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长期课题。《学记》开篇有言:“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2]意谓君子若要感化民众,形成良风美俗,一定要从教育入手。当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云:“依中国传统的看法,人存则政举,转移风化必赖贤哲,在一个坏的社会中,如果有少数个人敦品励行,标出一个好榜样,使多数人逐渐受感化,造成一个新风气,然后那个社会自然会变好。”^[23]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高校教师无疑是教学实践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其核心素养之高低成为今日能否回归教育真谛的关键。在国内教育改革广泛借鉴世界经验的背景下,倘若“回望传统”就会发现古代优秀思想资源的弥足珍贵。而且,这一珍贵资源不能再被当作工具理性视角下的研究对象,而应被视为具有连续性、可融入当下社会生活的文化传统。“它不只是论文或专著,更是真正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因素。”^[24]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较好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大潮,必将成为每位高校教师认真研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赵继,谢寅波. 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问题[J]. 中国高教研究,2019(11):9-12.
- [3] 朱远平. 教师专业发展核心素养内涵特征与内容框架[J]. 教育科学论坛,2017(11):35-38.
- [4] 赵垣可. 以育人为旨归的教师核心素养的内涵及发展策略[J]. 教育探索,2017(5):92-96.
- [5] 徐巧云,於荣. 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专业核心能力发展研究[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3-121,125.
- [6] 李涛,谢燕. 有效教学视域下教师核心素养结构及其发展路径[J]. 教师教育论坛,2017(12):28-30.

- [7] 方熹. 规范教育与德性教育的相融共生[N]. 光明日报, 2020-02-03(15).
- [8] 王阳明. 传习录集评[M]. 梁启超, 点校.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 [9]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吴光, 钱明, 董平, 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0] 李菲. 大学的良心: 高校教师师德案例读本[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11] 舒曼. 致良知与幸福感[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92-99.
- [12] 蒙培元, 任文利. 国学举要·儒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3] 李洪卫. 良知学与教育: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J]. 教育文化论坛, 2011(1): 1-8.
- [14] 宗韵. 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15] 钟启泉. 核心素养十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 [16] 朱熹. 四书集注[M]. 王浩, 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 [17]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18] 金耀基, 周宪. 全球化与现代化[J]. 社会学研究, 2003(6): 94-102.
- [19] 丁愉, 王晓庆, 刘扬.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 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11-113.
- [20] 李泽厚. 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M]. 杨斌, 编选.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21] 陈先达. 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N]. 光明日报, 2018-01-08(15).
- [22] 高时良. 学记评注[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 [23]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
- [24] 陈先达.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N]. 光明日报, 2020-02-03(15).

On Improving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College Teacher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Conscience

LI Chun-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Wang Yang-ming's (1472 — 1529) theory of conscienc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nspiration. They should be re-examined to enhance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teachers. First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morality, combining the ontological recognition of “true self” and the “daily utilization” of conscience; Second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drawing on Wang's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pursuit and moral enhancement; Final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core values and ideal competency, combining Wang's holistic concept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multi-level approach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conscience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ree core competencies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key competencies; the thought of conscience; Wang Yang-ming

〔责任编辑:陈济平〕